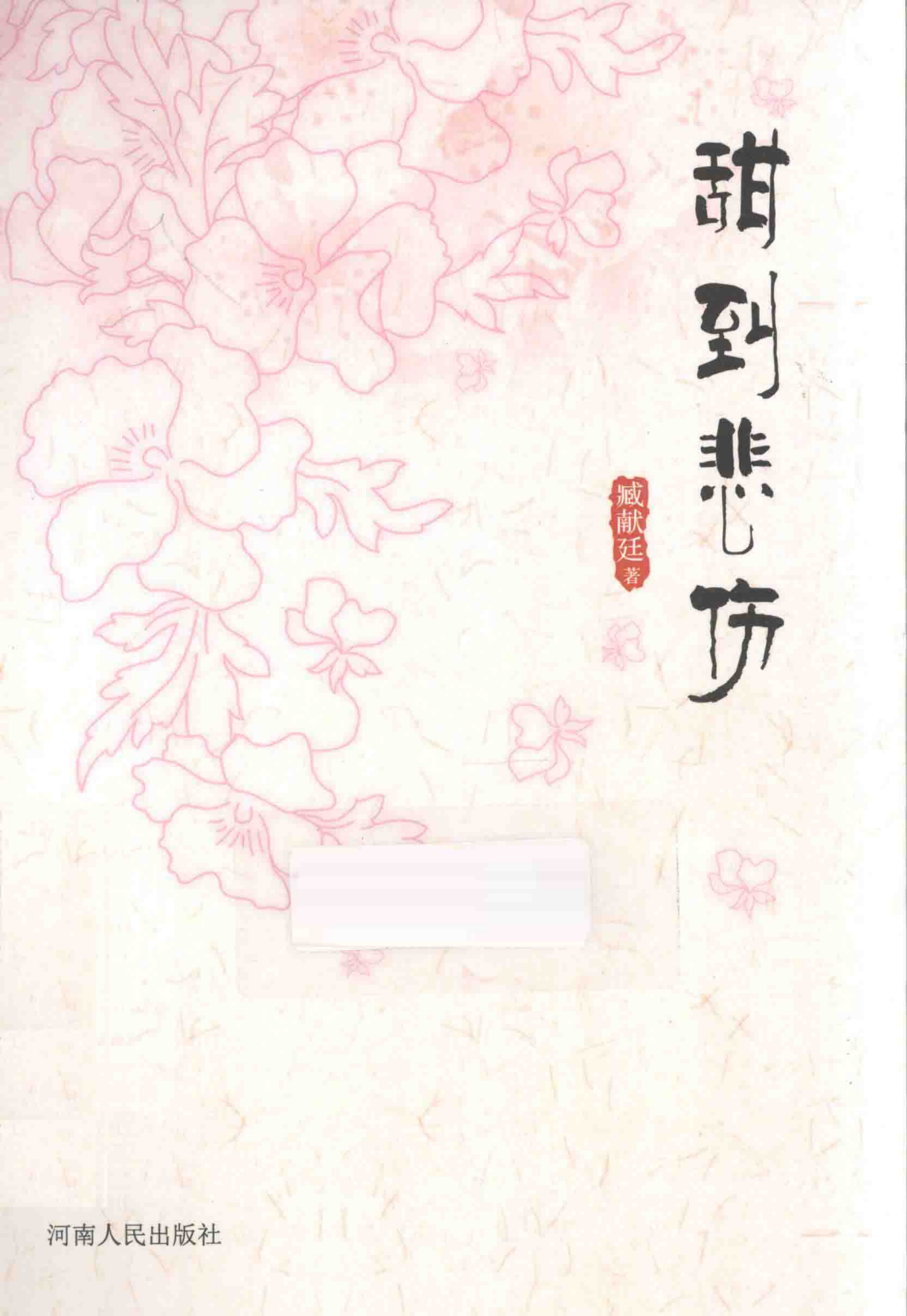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light beige, textured paper. Overlaid on this is a large, intricate pink floral pattern. The pattern consists of several large, stylized flowers with multiple petals and prominent stamens, interspersed with smaller, simpler flowers and leaves. The lines of the flowers are a soft pink color.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traditional and elegant.

甜到悲伤

臧献廷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甜到悲伤

臧献廷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甜到悲伤 / 臧献廷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215-08227-4

I. ①甜… II. ①臧…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465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70)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豫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25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自序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花了数年时间写出来的。我是个老知青、老农民,今年七十多岁了,也可以说我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写出来的。因为从《雨雪交加》的内容看,写的是一九五四年春天发生的事,迄今已经近六十年了。文中的前面部分是我的亲身经历。《筑巢引凤》的内容,也基本上是我个人经历过的事情。其他的或目睹,或耳闻,也基本上有其事。当然了,作为小说,虚构、借鉴的地方也不少。因此,我深切地体会到,写东西没有自身生活的积累,经年的储备,反复地咀嚼品味,弄清其来龙去脉,是写不出能给读者以启发、引导,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的。

当然我也不是刻板地认为,要自己经历的事情若干年以后再去写,不是的。我之所以如此,是由我自身的特殊人生背景造成的,年轻时没有条件,想写不能写。如果我青年时期能有写作条件,也不至于七十多岁了才出作品。做什么事都是要讲时间、地点、条件的。我国著名作家刘绍堂十一岁就出作品了,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十六岁就开始写《静静的顿河》。我更不主张事必躬亲,去搞形而上学的那一套。虚构、借鉴、移植、嫁接等艺术手段都是需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的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大家一定能从书里不少篇中看到,它们多是“带刺儿”的。我想这正是我写作的目的。著作者的责任就是要深入生活,了解生活,



探索生活,剖析生活,认识生活,从中找出让读者认可的,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有益于文明进步的东西,把那些腐蚀人们健康灵魂,败坏社会道德风尚的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清楚它的丑恶本质,认清它,远离它,唾弃它,使人们彼此间真诚坦白,互敬互爱,团结友好,急人之急,帮人之困,扶人之危,助人为乐,逐步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生活。人应当有科学的崇高的精神信仰,纯洁美好的道德情操,健康向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这些都是我在写作中一贯遵循的,过去出版过的东西是本着这种精神去写的,现在的这本集子中这个精神也贯彻始终,今后也将会继续遵循这个精神去写。

这本集子里面的东西可以说是村夫老叟之俗说,糠秕充斥,望读者不吝指教。

臧否通

2013年6月28日

目 录

雨雪交加	1
筑巢引凤	22
转正	56
同学	63
房	72
机关算尽	92
多子多福	147
儿呀！女呀	161
姐妹俩	179



寡母的养老钱	185
吃	204
枢门先生	211
灵丹妙药	217
衣冠冢	220
马大汉	232

雨雪交加

—

这一天，艳阳高照，春风和煦。

一座雄伟的刚落成不久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化大桥——陶台铺大桥，挺立在我的面前，这是我们家乡最宏大的现代化建筑。今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徒步从这个地方过桥回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健步迈上桥面，举起双手，面对暖阳高呼：“啊，天堑变通途了，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已经七年没有回过故乡了。这七年中，有四年时光是在学校度过的。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可为了培养建国人才，国家还是给我们学生每人每月发十五块钱助学金：伙食用去十二块，留下三块买牙刷牙膏和学习用品。就这样，一学期下来，我还能省下几块钱买件衣服穿呢。

每逢寒暑假我是多么期盼着回乡看望父母和乡亲，看看家乡故土的变化啊！然而离家数千里，却总因凑不到往返的路费，我的希望化成泡影。毕业后，我又被分派到一个单位名称和所研究的项目名称都是用代码的白山黑水之地，距离家乡更遥远了。虽然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只是五十元多一点儿。除去个人生活费用，再给父母





及有关的亲朋寄去一些,也很难攒下回乡的往返路费。所以只好又强忍了三年,节衣缩食才攒够了回乡探亲的费用。

时隔七年,家乡面貌变化非常大,我心里很高兴。县城的街道宽了,直了,还种了很多绿树和花草;茅草房瓦房变成了楼房,人群中面黄肌瘦穿戴破破烂烂的人不见了,商店里的货物品种也多了,饭店里的饭菜品种也多了起来,猪牛羊鸡鸭鱼等肉类也不缺了。村庄里也有了里生(土坯)外熟(砖砌)的瓦接檐的房子或瓦房了。这些都是离家上学走时所不敢想象的。

向行人打听了一下回家道路的情况,更让我振奋:到我们公社的公路路基已经修好了,很快就要铺柏油跑汽车了;由西向东横在我们公社南边的天堑——洪河,上面的大桥也建好了。行人和汽车以及大小车辆都可以直通过去了,结束了世代人们过河要靠小木船摆渡或凫水泅渡的历史。行人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或坐其他车辆从大桥上通过了。我也能自由自在地徒步通过大桥回家了。

现在,我站在横跨在洪河南北两岸高高的大桥上,放下行李,取下近视眼镜,仔细地擦了擦戴上,我要好好地看一看家乡世代人们期盼了千百年的空前建筑:这是一座双车道的钢筋水泥结构的轻型桥梁,两边的栏杆也是钢筋水泥结构的。结构合理适用,造型精美大方,我为家乡桥梁建筑人才的精湛技艺感到由衷的叹服。

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凭栏远眺,下游的河湾弯少了,河面宽了;河水清澈,缓缓东流;两岸的河坡上面青草翠绿,成群的白山羊和黄牛正在享受美餐;河边浅水处不少白色艳洁的鹭鸟在专注地捕食;牧羊人甩着响鞭,唱着河南梆子,悠然自得,人和自然和谐地融和在一起,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萧条景象了。看来这些年来政府在治理和疏通河道,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家乡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正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感慨之余,低头凝思,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上初中时在这里过河所经历的终生都难以忘怀的惊险一幕又重浮脑际:

二

那是一九五四年农历三月的一个周日上午，雪花飘飘雨点阵阵，当地人叫雨搅雪，整个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人影，到处一片沉寂。

周六的下午，下罢第一节课，班里生活委员就代表学校大伙宣布停我的伙了，交代我必须回家拿钱，同时被停伙人员的名单也贴在了伙房的门口墙上，再不交伙食费就不让在大伙里吃饭了。我自知没有钱交，回家也拿不到钱，因为上个星期天回去，爹爹跑了好几家才为我借到了一块二角钱，所以就惆怅万分，硬着头皮没有回去。

星期天一起床，我就站到了班主任老师的住室门外，等他起床后向他借点伙食费，如果他不借给，就求他替我给学校管伙的人说句求情话，让我再吃一个星期，因为下个星期我的每个月两块五的助学金就下来了，可以顶上。

班主任起床后，我向他说明了缘由，只向他暂借一块钱。他说没有钱，一个月几十块钱，还要养活五个孩子，供应三个上学的，他手里实在没有钱。我就求他和管伙的说句话，让我再吃一个星期，可班主任说他不能开这个口，因为有制度，不让班主任为自己班里学生求情说话。

我故意看着灰沉沉的窗外说：“老师你看，天要下雨了，我又没有雨伞。二十多里路，我穿一身棉衣，淋透了怎么办呢？”

老师难为情地说：“我也没有伞，你去找同学借一借吧。”

.....

那年我十四岁，不懂事理，一赌气就往家走去。我的家在学校的北方。灰黑色的云雾弥漫了天空，越阴越重，走到半道就飘起了雪花，接着雨点也下起来了，而且越下越大，我只好顶风冒雨雪前





行。泥路很滑，脚上穿的是继母给我做的手工布鞋，又没有系鞋带，鞋是一步一掉。不多时，穿身笨重棉袄的我满身是汗，只好解开衣扣，手掂着两只沾满泥浆的布鞋，顶着雨雪，喘着气艰难地往家走。

我感到时间特别地漫长，路特别地遥远。我想要是自己像鸟儿一样有双翅膀，一下飞到家该有多好啊！这时候我感到又饿又累，一步也不想走了。头天晚上吃的秫面窝头，我虽然一下吃了四个，但不顶饿，加上早饭又没吃，快到晌午时候了，我却一口饭未进。侥幸的是，我来到了一块带豌豆的麦地里（就是把小麦和豌豆掺在一起种在地里），嫩豌豆秧是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的。我像是见到了救命的菩萨，掐着被雨雪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豌豆秧大把大把地嚼起来。吃了一阵，我觉得有些力气了，就又向前走去。

雨雪越下越大，东北风越吹越劲。

我终于来到了离家还有八里路的洪河渡口——陶台铺南岸的大堤上——即现在的大桥处。往渡口处定睛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因为这些天下了几场大雨，河水很大，几乎平槽了（就是水已经离岸不远了），水面有一百多米宽。混浊的河水滚滚翻着土黄色的浪花奔腾而下，气势吓人，我顿时心惊胆战。渡船缚在横在河南岸到北岸的一根粗铁丝上，平日里在这里负责摆渡的老魏大伯不在。于是我就对着河南岸老魏大伯住的地方（他的村就在河堤下面）高声呼喊：“老魏大伯，老魏大伯……”我喊了好一阵没人应声，又喊了一阵还是没人应声。河的对岸站着一个三年级的大高个戴近视眼镜的同校男同学，我和他碰过不少次面，但没有说过话。他是高年級的，不理睬我这个低年级的小个子。他可能是由家拿了钱去学校的。他撑的有伞，他一定也是急着要过河这边来去学校的，但他并没有理睬我。于是我想：干脆我上船渡到对岸，再由那位同学把船再渡到这边就是了。因为自己平时只是坐在船上，看着魏大伯毫不费力地拉着铁丝把船从北岸渡到南岸地来回渡，以为拉着铁丝渡到对岸不费多大的劲。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使劲拔掉了拴在铁丝上然

后又插在岸边的铁橛子,解开铁丝上的绳子,爬到船上。(这船宽约两米,长有三米多。仓上面多半截钉有厚木板,供人站或坐在上边。上面放有一个有三四米长,下面粗头有一个铁箍子和大铁钉的篙,是必要时用它来撑船的。可能因为把它摆放在仓面上碍事或怕别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好动的学生拿起来乱摆弄,所以这样东西被用铁链固定在船帮上了。前边一小部分仓里没有盖板,放一个单人坐的凳子,是供摆渡的老魏大伯坐的)我学着魏大伯的样子,坐在凳子上,双手拉住铁丝就向对岸拉去。对岸的那位同学看起来是同意我这样做的,他也向我摆手点头示意我那样做。河边的水势浅流速缓慢,冲力不大,船我还能拉得动拉得住的。往里又去有六七米远的样子,水的流速快了,冲力大了,我的小手拉着感觉十分吃力。可是,一个只有十四岁又饥饿不堪的身小力薄的瘦孩子,怎么能有力气拉得住在滚滚的洪流冲击下的一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大木船呢?我拼命拉住不放,嘴里喊着不能放呀不能放,可是眼看就要把我从船舱里拽出来了,我的头脑一蒙过去了……

三

待我清醒过来时,我趴在船舱中已经翻倒了的板凳上,在滚滚的河当心随船飞奔而下。船身忽儿顺水往下飞,忽儿横身晃着往下漂,忽儿被冲到河边,忽儿又被卷到河的当心。这时候我也不知道害怕了,心想我反正是死定了。一是船被汹涌澎湃的河水打翻,我被翻到河里淹死;二是即使暂时不死,船到了下游的庙儿湾大石桥(因为以往洪河水特大的时候,乘渡船不能过河了,我们就多走十几里路,绕道庙儿湾大石桥上过,我知道那座桥),因为没有人撑船,撞到桥墩上,船被撞碎,我也是必死无疑。

然而我是不想死的。我这个几岁就没了娘的苦命孩子不能就





这样死去。我要争取活下来。我勇敢地站起来，扶着船上的横木板，对着两岸大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

没有回音。看不到人影。……

我盼望着对岸那个高年级同学能跑到北岸边陶台铺庄子里喊人来救我，因为挨着河堤就是陶台铺。然而也看不到他的人影。他为什么见死不救呢？要是反过来，我一定会迅速地找人来救他的，我心里燃起了埋怨的怒火。

然而急迫的形势不允许我有过多的埋怨。突然被河水肆意摆弄的小船随河水由西北奔向东南，然后又向东北来了个急转弯，船骤然撞到了被激流冲刷得垂直陡立的有数丈高的岸壁上，船差一点儿翻，岸壁上撞出一个深坑，我由船的一边抛到了另一边，险些儿被甩到河中。这时我也不哭了，也不叫喊了，专注着船的走势。

小船又被冲到河右边的岸边，上面生长着茂密得像小竹林似的荻子，我想跳到上面去，跳到上面也能得救，然而我无能为力，跳不起来；我又企图抓住一些荻子爬到上面去，当我迅速地欲抓到荻子时，船却嗖地从岸边一擦而过，我只抓到了几片荻叶。

大概又往前奔了二百米，小船又来到了一个比前面的河面窄得多的地方，我看到船的前面水位比我在的地方低得多，水流飞急，突然，船一头扎了下去，箭一般连打了几个急转圈奔到下游去了。

这时船已经往下游跑了好远，我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在河里，两岸有高高的河堤，也看不到村庄。我想大概快到庙儿湾大石桥了，船就要被撞碎了，这下死定了……

我又失望地向两岸望去，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影，老天对我没有一点儿怜悯的样子，雨点雪花没有一点儿懈怠疲惫停下来的意思，依然交加着向我袭来。没有希望了，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我就要葬身河底了。这时我面向家的方向，恸哭起来：“爹爹啊，好心疼我的继母啊，我回不到你们身边了……”

我筋疲力尽了，脑子一片混沌，什么也不想了，扶着船帮呆呆地

站着，只等着死神的造访了。

好一会儿，我心里又泛起了求生的欲望，我仍然不愿意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我盼望着船被激流冲到一个浅滩搁浅下来，这样我也有生的希望，然而没有遇到浅滩。这想法是不现实的。

我又盼望着船能来到河边有一棵不怕水淹的大柳树边（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情况），我能抓住柳树枝爬到上面去，这样我也有得救的可能。然而，这想法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我极目向前边河的两岸瞅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看到柳树的影子。

于是我又盼望船千万别撞到石桥上面，而是从桥孔中穿过去，我仍然随船顺流而下，一直往下游流去，总会遇到好人救我的。

我又想，过了大桥能遇上运货的船，因为以往河水大时就有货船通过。有幸遇上了货船，他们也一定会救起我的，因为船上的人都是好水性。船又飞驰了不知道有多远，也没有见到货船。我又失望了。眼泪又不住地流下来了：我真的不能活了吗？我才十四岁呀……

四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是老天眷顾我，我和船被冲到了一个比较宽阔有湾的地方，水流打旋，流速缓慢下来一些，我想要是自己会游泳该多好啊，棉袄棉裤一甩就能游到岸边。这时，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前面河右岸水边像是有一个捕鱼的人，因为雨雪雾弥漫看不清楚，就在那一瞬间，我心中又一次产生了得救的希望。我急忙用衣袖擦擦两眼，尽力看去，大声呼喊起来：“大爷救命呀，大爷救命呀！”因为我的喉咙已经喊沙哑了，也不知道他听到我的呼救声没有。船来到了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忽然我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孩子，别害怕，我来救你！”他看





到了我。

我精神为之一振，急忙用手抹去泪水，定睛一看，前面右岸边真的是一个身披蓑衣，正在用罾（读音“zēng”）捕鱼的人。只见他急忙放下网具，甩下蓑衣，迅速解开腰中的大带子，甩掉草鞋（见第21页“【注】”），脱下棉袄棉裤，飞跑到距离船最近的地方，闪电般跃到河中，两只臂膀极轻快地搏击着流水，头左一摆右一晃的，水像不粘他的身子一样，飞一般向我游来，刹那他来到船边，扒着船沿跳到船上，拍一下我的头极亲切地安慰我说：“孩子别怕，有我呢！”

他光着身子，身上全是河水雨水和雪水。只见他解下铁链拿起篙，一左一右地来回摆动起来。船，这艘在我这个对它无能为力的孩子面前，肆无忌惮，奔腾咆哮，狂傲不羁的庞然大物，在叔叔面前却乖乖地按照他的意旨，慢慢地向河边靠近。距离河边不远了，他拿起篙，站在船上面的木板上，把带铁锥的粗头刺向河底，可是水还深，没有摸到河底。他又用篙左搏右摆了一会儿，船又向河边靠近了一些，他又撑起篙扎向河底，篙拄到河底了，然后他就使劲地向后蹬船，船便向河边划去。然而激流是无情的，他一拔起篙，激流又把船往里边冲去了。他又拔起篙插向河底，又尽力蹬船。……就这样他在船上和激流足足搏斗了二十多分钟，我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心里很惭愧。他不停地对我说：“扶着横板站稳，别害怕！”终于船距离河边不远了，他极快地放下篙，拿起缚船的绳子跳到水中，水到他腰部，他尽力把船拉到了岸边。他又爬到岸上边，使劲拉着绳子把船往岸边拉，最后把铁橛子死死地钉在了岸边。又下到水中把我从船中抱到岸上。

这艘如脱缰之马的木船，终于被这个善良勇敢无畏的勇士制服了。

我得救了！

他吃力地来到下水的地方，那是一块很小的平地。我赶紧把他的衣服抱到他身边，帮他擦身子，让他赶快穿上衣服鞋袜。



救我的叔叔虽然被冻得嘴唇乌紫，脸色青黄，牙齿打战，但浓眉下一双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这时我仔细端详了叔叔，只见他身体雄健，肌肉发达，体态匀称，像个运动健将，比我爹高大、年轻。我感动地流着泪说：“叔叔，你快些把衣服穿上吧，天这么冷，你光着身子，别冻着了。”

“我没事，孩子。在水里在船上只想着救你呢，一直在使劲，没觉得冷。”

“叔叔快穿上衣服吧。是你救了我的命，这恩情我会报答你的，我会终生不忘的！”

他边穿衣裳边问我：“孩子，别说这个了。你是哪个庄的？为啥顶着雨雪过河？”

“我是永花寨的。在龙王庙一中上学。我的名字叫常进，因为没钱交伙食费了，不叫我吃饭了，我要回家……”我说不下去了，泪水流淌下来。

“好了孩子，别哭了，我知道了……”叔叔也难过得声音哽咽起来。

他穿好衣服，系好大腰袋，穿上棉布袜和他那底上钉着钉子的草鞋，带着我沿着他们事先就挖好的一个小坑一个小坑的斜路往岸上走。可是我的鞋一步一掉，他让我把鞋脱掉掂着。又说咱快走，看你嘴唇都冻得乌紫了，赶快上岸回屋烤烤火！我家就在河堤南边儿，很近。

我说：“叔叔，你的渔网呢？”

“没事，别管它了！”

这时候雨雪停了，但刺骨的东北风还是吹得我浑身发抖。

我一只手拎着我的一双沾满泥巴的破布鞋，一只手被叔叔拉着往岸上走去。当我们吃力地刚刚上了河岸爬上河堤的时候，我看到摆渡船的魏老大伯气急败坏地一蹦一跳，手一指一戳，唾沫四溅地叫骂着向我们奔来了。他来到我们面前不容分说就指着我叫骂道：



“就是你个小龟孙儿子把我的船放跑的吗？你鸡巴一小儿，就那么胆大！河水那么大，就不怕掉河里淹死了？！”

我被他来势汹汹的恶魔形象给吓坏了，本能地躲在了叔叔的身后。老魏又绕到叔叔身后责骂我。

这时叔叔实在看不过，就双臂一伸拦住他，气愤地低头对着老魏的脸（老魏矮墩墩的比叔叔低得多）斥责说：“老魏，你像话不像话，你有一小儿良心没有？他是一个没有钱交伙食费的小学生，是一个小孩子！”

“他什么人我不管！他把我的船放丢了，找不到了，或撞在庙儿湾大桥上碰散了，就是把我一家人的饭碗给砸了，让我们怎么过？！”他仍然欲推开叔叔要抓住我教训我。这时叔叔发火了，因为他比老魏年轻，比他高大，他有力气，他用力一推把老魏推倒在了河堤外边——他并不是有意的，老魏轱辘轱辘滚到了河堤外沿的平地上滚了一身泥巴，他哪里肯干休！只见他一脚一滑地又吃力地爬上来，气极地喘着气，手指着叔叔叫道：“宋理正，这碍你鸡巴蛋疼了！我看你是狗撵耗子，多管闲事。你敢打我？！”

叔叔一听更生气了，怒目直视他，用手指点着他的脸反驳道：“老魏，我打你了？！你想说赖话！”他上前拉住老魏的胳膊说：“走，咱到村里找干部评评理，看是你有理还是我有理。你该在船上渡人，却躲在家里避雨，让人家一个小孩子差一小儿被淹死，你该当何罪？走！”

老魏一听胆怯了，他觉得是自己理亏。于是他挣脱叔叔的手，服输地改口喘着气说：“好好，你铁，你铁，我知道你宋理正嘴说得铁。你是军属，我惹不起，我不跟你摆理了……”说罢他就自讨没趣地下到河边去弄他的船去了。

宋叔叔拉着我说：“咱走！”

我担心地说：“叔叔，他一个人能把船弄回去吗？”

“别理他，他自有办法！”